

四部叢刊

尚書堂黃先生文集（一）

164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豫章黃先生文集  
二

卷十七至卷三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

四部叢刊初編（一六三一—一六四）

豫章黃先生文集（二冊）

宋黃庭堅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七

黃庭堅魯直

記十四首

仁宗皇帝御書記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閬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忠州復古記

吉州廬陵縣今題名記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河陽揚清亭記

東郭居士南園記

大雅堂記

松菊亭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呂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  
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  
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  
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  
之好平居時 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  
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  
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  
比於河圖洛書故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  
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 昭陵

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霑涕後  
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  
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  
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  
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  
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論著如此譽天  
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  
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所始以二  
子之賢意其爲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  
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  
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  
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  
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  
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  
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子

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  
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子  
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  
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  
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  
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  
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  
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

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  
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  
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  
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  
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  
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  
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爲令曹君爲吏

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  
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  
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  
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  
藏其雇庸之奇以爲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  
趣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  
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  
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墮墮亦王君之力  
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

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  
鄒君曰講堂者利以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  
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  
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  
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  
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  
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  
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  
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

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爲濫強有力者囂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

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  
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  
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  
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  
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  
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  
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  
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

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皆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閩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

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  
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  
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  
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  
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  
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  
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  
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  
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